

拉丁裔美国公民同盟作用与特点探析*

胡 晔

内容提要 拉丁裔美国公民同盟(the League of United Latin American Citizens, LULAC)是美国最古老的、最重要的拉丁裔非政府组织之一。同盟的宗旨是维护美国宪法所赋予墨西哥裔公民的平等权利。同盟在提升墨西哥裔公民的教育水平,反抗种族隔离与歧视,影响美国政府对墨西哥裔的移民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盟在发展中还形成了多个特点,即实行同化策略、坚持保守主义政治立场、代表墨西哥裔精英阶层利益。由于美国政府缺乏对墨西哥裔移民的连贯政策、墨西哥裔内部分歧严重等原因,也让同盟的同化策略陷入困境。

关键词 拉丁裔美国公民同盟 墨西哥裔 非政府组织 同化策略

在西方政治理论中,非政府组织(NGO)被视为国家与市场之外的“第三部门”。它在二者之间编织了一道巨大的公共网络,弥补国家与市场丧失的一些社会功能,体现了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中的公民自治愿望。^①美国不仅是世界上最早诞生非政府组织的国家,也是世界上非政府组织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学者萨拉蒙指出“几乎所有的美国重要的社会运动,如民权运动、环境保护、消费者运动、妇女或保守派运动,都扎根于非营利的领域。”^②他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结社革命”。^③由于美国非政府组织在社会政治舞台上的活跃表现,有学者认为,非政府组织不仅可以满足社会多元化需求、培养公民民主的生活方式,而且填补了制约政府权力和政府合法性的空白。^④

在美国种类繁多的非政府组织中,族裔性非政府组织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美国是一个多种族和多民族国家,少数族裔与主流白人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存在结构性差异,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少数族裔为了争取和维护他们的共同利益,组成了众多非政府组织,为自己族裔的社会地位作斗争。^⑤作为美国西裔移民中最大的一支族裔群体,墨西哥裔较低的受教育程度、不佳的就业状况以及大规模非法移民的存在,使其在美国社会始终扮演着底层角色,备受歧视和排斥。为了改善自身社会境遇,墨西哥裔美国人组成了诸多非政府组织。一方面,这些非政府组织在推动墨西哥裔融入美国社会、加强对墨西哥裔的司法援助、提升墨西哥裔教育水平、引领墨西哥裔参与政治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另一方面,受制于美国日益固化的种族制度,这些非政府组织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墨西哥裔的社会地位。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美国非政府组织与东西方冷战”(项目号17ZDA224)的阶段性成果。本文感谢《世界民族》编辑老师和外审专家的修改意见,本人文责自负。

① 戴锋宁《非政府组织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作用浅析》,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

② (美)莱斯特·萨拉蒙著,贾西平译《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视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92—293页。

③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课题组编著《外国非政府组织概况》,时事出版社2010年,第38页。

④ 何平立《美国非政府组织的社会政治作用——兼析美国非政府组织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载《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12期。

⑤ 杨雪梅《战后美国对外援助政策中少数族裔利益集团的影响》,载《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5期。

对美国非政府组织的研究早已成为国内外学界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相较而言,国内学者对基金会、智库等类型的非政府组织较为重视,对工会组织、教会组织、青年组织、妇女组织、移民组织、科学家组织、环保组织等关注较少。^① 专论美国非政府组织在外交事务中的作用成果较多,对其在国内事务,尤其是少数族裔事务中的作用与影响鲜有研究。因此,加强对美国族裔性非政府组织的研究,不仅可以深化对美国非政府组织的研究,而且对于了解美国非政府组织在国家与社会中的定位、美国的族裔政治等具有重大意义。

一、拉丁裔美国公民同盟的成立及宗旨

20世纪20年代以前,墨西哥裔非政府组织就零星地存在,例如美国圣子会(Order Sons of America)、美国骑士团(the Knights of America)和拉丁美洲公民同盟(the League of Latin American Citizens),但影响不大。墨西哥裔美国人争取平等权利的运动没有形成气候。不过,在这些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下,墨西哥裔面临的选民登记、公民课程培训和陪审团选举等公共性问题开始受到关注。真正的变化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同时墨西哥政局的持续动荡促使大量的墨西哥人涌入美国,从1920年到1929年,超过50万人从墨西哥移民美国。^② 墨裔移民洪流的涌入,冲击着美国西南地区的种族关系。在移民最集中的得克萨斯州,墨裔美国人与盎格鲁-撒克逊裔美国人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多,种族隔离也愈演愈烈。1929年大萧条爆发后,不断恶化的种族关系到达顶点。美国政府正式在美墨边境设置巡逻队,阻止非法入境者,20年代新移民中的一半人口被遣返回墨西哥。^③

对墨西哥裔的普遍歧视引发了墨西哥裔精英阶层的担心。这些精英阶层认为墨裔美国人拥有“古老的”美国血统,在新移民涌入之前,他们并未受到歧视,因此对墨裔的歧视是新现象。如果盎格鲁-撒克逊裔不能将他们与底层移民区分开来,他们自身的地位就会削弱。总的来说,新移民不仅在白人社区引起了强烈反对,而且威胁到墨西哥裔中产阶级取得的成就。为了抵御对墨西哥裔的歧视,提升墨西哥裔的地位和形象,美国圣子会、美国骑士团和拉丁美洲公民同盟的领导人决定将三个组织的行动统一起来。1929年5月18日,在得克萨斯州的科珀斯克里斯蒂成立了拉丁裔美国公民同盟(the League of United Latin American Citizens, LULAC)。

从成立之日起,同盟就只对美国公民授予会员资格。会员们无一例外是在美国出生或归化的美国公民。他们中的很多人出自西班牙或墨西哥老牌的精英家族,在墨西哥革命期间来到了得克萨斯南部。从职业构成上看,大多数会员是商人或律师等专业人士。因此,同盟的核心力量或是有良好出身,或是学历较高的有识之士,或是商业中的“成功人士”,总之是墨西哥裔的中上阶层。

同盟最重要的机构是每年召开一次的全体成员大会。同盟领导人发表政治演讲,成员分组研讨。此外,同盟每年举行成立纪念日活动,包括盛大的宴会以及新成员入会仪式。在日常运作上,同盟每月召开小规模会议,将最新的消息传递给成员。^④ 同盟的组织方式使其具有“论坛”性质,可以发挥宣传、动员、信息传播等作用,加强同盟在墨西哥裔美国人中的影响力。同盟的宗旨是在美国宪法下为墨西哥裔美国公民争取平等权利,保障和促进墨西哥裔公民的利益,“维护和捍卫每个

① 白建才、张建斌《我国对美国非政府组织研究述评》,载《经济社会史评论》2019年第4期。

② Benjamin Marquez, *The Evolution of a Mexican American Political Organization: LULAC*,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3, p. 15.

③ Benjamin Marquez, *The Evolution of a Mexican American Political Organization: LULAC*,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3, p. 15.

④ Sandoval Moises, *Our Legacy: the First Fifty Years*, Washington D. C.: LULAC, 1979, p. 31.

美国公民的权利,是同盟成员的义务。”^①同盟宪章明确提出同盟的使命包括协助墨西哥裔克服各种困难,“一个好的委员会应该关注教育、健康、社会卫生等问题。”^②此外,同盟致力于提高墨西哥裔美国公民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促进墨西哥裔认同美国文化最终融入美国社会。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拉丁裔美国公民同盟在全美28个州有活跃的理事会、在华盛顿设有全国中心,是墨西哥裔美国人民权组织中最古老、最重要的组织之一。他们为墨西哥裔服务,充当墨西哥裔与盎格鲁-撒克逊裔之间的中介。

二、拉丁裔美国公民同盟的主要作用

拉丁裔美国公民同盟在墨西哥裔事务中具有政府部门不具备的特殊优势。由于它是墨西哥裔发起并组建的,因此与墨西哥裔群体之间联系更为紧密,了解墨西哥裔的诉求。同时,它的领导群体涵盖了之前墨西哥裔民权组织的领导人、墨西哥裔精英人士,他们在处理墨西哥裔事务上更有经验也更加专业。最后,拉丁裔美国公民同盟的内部管理模式更加灵活,可以随时根据墨西哥裔事务的需要展开工作。拉丁裔美国公民同盟对推动国家决策者关注墨西哥裔教育发展、反对种族隔离与歧视、制定国家移民政策等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 促进墨西哥裔教育发展

墨西哥裔大多数成员的受教育程度较低,只能穷于应付在美国社会中的生存,难以融入主流社会。拉丁裔美国公民同盟认为教育是实现墨西哥裔社会地位变革的最有效方式,“没有比促进个人教育更好的平等道路了……通过个人教育,启蒙的自然结果就是进步”。^③同盟意识到墨西哥裔在教育上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上,一旦实现教育公平“将在一两代人之内让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在生活水平上和大多数人一样成为具有美国公民身份的高级团体”^④。为帮助墨西哥裔获得与白人一样的教育资源,拉丁裔美国公民同盟做出了不小的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同盟将教育的终极目标定位在让每一位墨西哥裔都能接受高质量的公共教育上,从而使他们融入美国社会,成为民主社会的一员。“我们的组织正在通过社区扫盲项目,帮助消除辍学问题……通过推动所有项目来教育我们的人民。”^⑤同盟成员曾提议建立专门教授墨西哥裔英语、美国宪法以及美国历史的同盟学校,以此提升墨西哥裔“智力分数”,加强同其他族裔的竞争力。^⑥在具体行动上,同盟不仅为希望接受大学教育的有才华学生设立奖学金,还促进儿童返校运动,对普通墨西哥裔公民进行培训、为墨西哥裔女性开设家庭主妇课程等。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同盟就为墨西哥裔美国公民中的优秀学子颁发大学生奖学金。同盟的一位创始成员回忆说“我们每年会提供三十到三十五个奖学金名额,我不知道有多少年了。”^⑦从1947年起,同盟每年都会举行名为“弗洛雷斯之旅”(La Feria de las Flores)的奖学金筹款活动。1973年,在联邦政府的支持下,同盟成立了全国教育服务中心(LNESC)。2003年全国教育服务中心的净资产超过100万美元。时至今日,中心

^① Garza D. Edward, “LULAC: League of United Latin American Citizens,” in *Master's thesis*, Southwest Texas State Teachers College, 1951, pp. 20-21.

^② Perales Alonso, “The Test of a Good LULAC Council,” in *LULAC: 50 Years of Serving Hispanics*, Texas: Baldwin Printing Company, 1930.

^③ Cisneros George, “LULAC and Education,” *LULAC News* 7, no. 4, 1940.

^④ Salinas D. Ezequiel, “The Need for LULAC,” in *LULAC: 50 Years of Serving Hispanics*, Texas: Baldwin Printing Company, 1930.

^⑤ Rodríguez Richard, “Here and Now,” *LULAC News* 27, no. 5, 1965.

^⑥ Perales Alonso, “The Unification of The Mexican American IV,” *La Prensa*, September 7, 1929.

^⑦ Sandoval Moises, *Our Legacy: the First Fifty Years*, Washington, D. C.: LULAC, 1979, p. 44.

每年向拉美裔学生提供 100 多万美元的奖学金 在 16 个地区中心为 1.8 万多名拉美裔学生提供咨询服务。^①

语言障碍也是困扰墨西哥裔美国人的重要问题。很多墨西哥裔儿童由于不会英语只能早早辍学“从事不熟练的工作 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②。同盟认为英语不仅是交流和沟通的媒介,更是为墨西哥裔赢得向上流动机会、融入主流社会的必要工具。菲利克斯·蒂赫里那(Felix Tijerina)做同盟主席时发起了名为“400 单词小学校(Little School of the 400)”的学前教育项目,旨在让墨西哥裔儿童在进入小学前掌握 400 个英语单词。蒂赫里那经过长达一年的调研,将撰写的调研报告提交给得克萨斯州议会,并积极联系得克萨斯州政府官员以及教师协会。通过同盟的努力,得克萨斯州议会同意支持此项目,并由州教育局支付项目 80% 的费用。1960 年夏天,最终被命名为“非英语儿童学前教育班”(Pre-School Instructional Class for Non-English Speaking Children)的项目在得克萨斯州启动了。有 38 个广播电台对这次活动进行了宣传,电视台也播放了宣传片,就连得克萨斯州最偏远的墨西哥裔定居点都收到了项目宣传单。^③从 1960—1964 年,超过 9.2 万名墨西哥裔美国儿童通过此项目接受了学前英语培训。^④

拉丁裔美国公民同盟着重培养墨西哥裔的外交人才,希望他们能够到拉丁美洲从事外交工作,因为墨西哥裔“了解南美国家的文化背景,并熟悉这些国家的语言、传统和习俗。”^⑤同时,同盟认为新墨西哥大学“特别适合懂得西班牙语和传统知识的墨西哥裔年轻人,这会有利于美国的外交工作。”^⑥同盟积极在政府和其他非政府组织间展开游说工作,推动新墨西哥大学开设针对墨西哥裔的外交官培训课程。在同盟的努力下,1936 年美国政府出台相关决议,鼓励由卡耐基基金会资助在新墨西哥大学开设“拉丁美洲外交与商业关系”课程。

拉丁裔美国公民同盟也支持建立从事拉丁美洲研究的学术机构。同盟 1939 年的一份文件提出“拉丁裔美国公民同盟希望看到并敦促在国家的高等学府中建立拉丁美洲研究部门。”^⑦1941 年 4 月,同盟成员华金·奥尔特加(Joaquin Ortega)向其好友新墨西哥大学校长齐默尔曼(Zimmermann)建议在新墨西哥大学成立拉丁美洲事务研究项目。同盟成员西裔议员孔查·奥尔蒂斯·皮诺(Concha Ortiz Pino)也提出了在新墨西哥大学建立拉丁美洲事务学院(SIAA)的提案。最终在拉丁裔美国公民同盟的推动下,新墨西哥大学成立了美国第一个专门研究拉丁美洲事务的研究院。

(二) 反抗种族隔离与歧视

长期以来,墨西哥裔美国人一直在美国社会中被归类为较低等级。1936 年,美国人口普查局颁布的种族分类制度中将墨西哥裔美国人归为“有色人种”。^⑧科珀斯克里斯蒂市的种族分类名录中,区分了“美国”(AMI)“墨西哥”(M)“说英语的墨西哥人”(EM)和“有色人种”(C)。得克萨斯州沃顿县依据“有色人种”分类对墨西哥裔征收人头税。同盟将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做法视为对拉

① <https://www.lulacphilly.org/about>

② Kaplowitz A. Craig, *Mexican Americans, and National Policy*,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31.

③ San Miguel and Jr. Guadalupe, *Let Them All Take Heed*,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87.

④ Rodríguez Jacob, “The Little School of the 400”, *LULAC News*, April, 1965.

⑤ “Training for Service in Latin Counties”, *LULAC News*, September, 1940.

⑥ Cynthia E. Orozco, “Regionalism, Politics, and Gender in Southwest History: The League of United Latin American Citizens’ Expansion into New Mexico from Texas, 1929—1945”, *Western Historical Quarterly*, vol. 29, 1998.

⑦ H. G. Baca, “Latin American Relations”, *LULAC News*, March, 1940.

⑧ Garcia, Mariot, “Mexican Americans and the Politics of Citizenship: The Case of El Paso, 1936”, *New Mexico Historical Review*, no. 2, 1984.

丁裔尊严的侮辱,更是激烈的反抗沃顿县征收人头税的做法。同盟声称如果“墨西哥人”指的是纳税人的国籍,那么不是国家的公民就不能参与国家的政治;如果“墨西哥人”是指种族,那么就存在种族歧视并且规定本身违反了国家法律。

同盟谴责社会中对“白人”和“墨西哥人”的区分,宣称他们的血管中流淌着“富有冒险精神的西班牙贵族的血液,这是世界上最白皙的血液;有教养的阿兹特克人和冷酷的阿帕奇人的血液,这是世界上最红的血液”^①。甚至有成员直截了当地说“墨西哥裔与盎格鲁-撒克逊裔都来自白种人”^②。墨西哥裔美国人是“居住在我们这个庞大帝国的第一个白人种族”“墨西哥人是事实上的白种人”。^③毫无疑问,合法的“白人”身份不仅可以让墨西哥裔获得政治和社会优势,更会让墨西哥裔避免“合法的苦难”^④。在黑人被合法隔离的社会里,“白人”的认同可以让墨西哥裔有特权进入白人学校和公共场所,“没有人说我们必须被隔离,吉姆·克劳法并不适用于我们”^⑤。

然而事与愿违,在同盟成立之初,吉姆·克劳法依然适用于墨西哥裔。严重的种族隔离制度让墨西哥裔儿童无法获得与白人儿童平等的教育机会,他们被安排在装备落后、师资匮乏的墨西哥学校或者混合学校中隔离就读。1944年,密苏里市同盟主席约翰·埃雷拉(Jone Herrera)领导了一场抵制学校种族隔离的运动。密苏里市的公立学校里,从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的墨西哥裔学生挤在一间教室里学习,而盎格鲁-撒克逊裔学生则在现代化的校舍里接受教育。同盟向当地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墨西哥裔学生与盎格鲁-撒克逊裔学生在同样的教室学习,却遭到当地政府的拒绝。此后,同盟发起了长达八个月的公立学校抵制运动。在运动期间,墨西哥裔学生拒绝到隔离教室学习,同盟成员每周为墨裔学生补习两到三次。在同盟的努力下,当地政府最终同意墨西哥裔学生进入新学校学习。^⑥从20世纪40年代末起,同盟对多个实行隔离政策的学区提起诉讼,这些诉讼成败均有,但同盟反对种族隔离的运动从未停止。值得一提的是,在同盟诉巴斯多普(Bastrop)学区案获得胜利后,得克萨斯州结束了对墨西哥裔学生的种族隔离政策。

同盟也积极为墨西哥裔争取平等权利。在对得克萨斯州马西斯地区的社会调查中,同盟发现墨西哥裔社区存在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如墨西哥裔居住的地方没有洗澡设备和污水处理措施,有些社区甚至没有水源。如此糟糕的居住环境使墨西哥裔聚居的每个社区都有大量患有痢疾、腹泻和红眼病的人。同盟将这些问题上诉到地区法院,通过诉讼的方式帮助墨西哥裔改善生存条件。1953年,得克萨斯州杰克逊县法院在没有墨西哥裔美国人担任陪审员的情况下,判处一位墨西哥裔美国人谋杀罪。同盟律师就此案件向联邦最高法院起诉得克萨斯州,理由是墨西哥裔占该州人口的18%,但是在该州的历史上却一直将墨西哥裔排除在陪审团外。这个案件引起了法律界的广泛关注,有十几名律师自愿为同盟做法律服务并在最高法院为同盟辩护,案件最终获得了胜诉。^⑦

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同盟在消除种族隔离与歧视方面已取得了很大进展。同盟委员会自豪地宣布“今天,斯托克顿堡(Fort Stockton)已经不存在歧视了……墨西哥裔美国人现在应该准备好享受我们努力的成果。”^⑧事实上美国社会对墨西哥裔的歧视远未结束,同盟一直站在捍卫墨西哥裔种族权利的最前线。20世纪60年代后,同盟的反抗手段朝着更加专业化的方向发展。1968

① De La Garza, Rodolfo, “Who are you?”, *LULAC News 2*, no. 1, 1932.

② “LULAC: A Future Power”, *LULAC News 1*, no. 7, 1932.

③ Benjamin Marquez, *The Evolution of a Mexican American Political Organization: LULAC*, p. 35

④ Benjamin Marquez, *The Evolution of a Mexican American Political Organization: LULAC*, p. 35

⑤ Benjamin Marquez, *The Evolution of a Mexican American Political Organization: LULAC*, p. 35

⑥ Sandoval Moises, *Our Legacy: The First Fifty Years*, pp. 36-38.

⑦ Benjamin Marquez, *The Evolution of a Mexican American Political Organization: LULAC*, p. 35.

⑧ “LULAC in Action”, *LULAC News 21*, February, 1954.

年同盟的民权律师杰克·格林伯格(Jack Greenberg)与同盟其他法律人士获得了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单独成立了墨西哥人法律保护和教育基金会(MALDEF)。基金会主要通过诉讼的方式帮助墨西哥裔获得合法权利。由于基金会与拉丁裔美国公民同盟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两个组织经常一起提起民事诉讼。2017年和2018年,同盟分别起诉得克萨斯州参议院第四号法案以及公共利益法律基金会(Public Interest Legal Foundation),认为他们侵犯了墨西哥裔的合法权利。直到今天,同盟依然将其主要战场放在法庭之上,努力改善和提高墨西哥裔的生活水平、公民权利。

(三) 影响移民政策

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墨西哥移民始终在美国移民史中扮演重要角色,美国政府也就墨西哥移民问题出台过系列移民政策,不过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同盟对政府的移民政策并未给予重视。20世纪60年代末,由于美墨“季节工人项目”终止以及《1965年新移民法》出台,导致墨西哥非法移民人数急剧上升。^①1971年为解决非法移民问题,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彼得·罗迪诺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制裁雇佣非法劳工雇主的提案。罗迪诺与工会关系密切,反对季节工人项目,主张限制墨西哥移民。罗迪诺提案虽然未能通过,但是在同盟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雇主制裁条款意味着美国政府将不会在墨西哥裔中区分是否具有美国公民身份,而是对其整体进行制裁。

1977年8月初,卡特总统向国会提交的移民改革方案中依然包含“雇主制裁计划”,这再次激起了以拉丁裔美国公民同盟为代表的多个拉丁裔组织的反对。他们认为“雇主制裁”条款的潜在逻辑是雇主拥有不合格的工作条件并为了支付最低工资才会雇佣非法移民。相当于把合法移民“雇主”与非法移民“工人”混为一谈。这与同盟一直致力提升墨裔美国公民形象,维持体面的中产阶级地位不符。同时在1976年的总统大选中,虽然卡特以微弱的优势赢得了选举,但是在得克萨斯州却获得了大多数墨裔公民的选票。墨裔选民对卡特总统的信任和期待却换来了卡特的移民政策改革,自然激起了拉美裔组织的广泛不满,“我们墨西哥裔支持担任总统的同一个人,现在寻求将我们驱逐出境,我们强烈反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允许这种企图羞辱整个美国公民族群的行为。”^②卡特的移民改革计划宣布不到三个月,拉丁裔美国公民同盟及其他重要的拉美裔组织在圣安东尼奥举行了关于移民和公共政策的全国拉美裔会议。这次会议发布了《行动呼吁》(Call For Action)批评了卡特计划的动机并且呼吁拉美裔联合反对卡特计划。《行动呼吁》写道“恐惧症者坚持认为我们的人民,因为我们的人口……和无证身份威胁着这个社会的根基。我们因失业、疾病、福利成本、犯罪……受到指责。事实的真相是,拉美裔将成为本届政府在解决通货膨胀、失业等问题上无能表现的替罪羊。”^③这次会议象征着拉丁裔美国公民同盟公开代表全体拉美裔发声,他们意识到拉美裔合法公民和无证移民命运密不可分。此后,同盟全国主席鲁文·博尼拉(Rubén Bonilla)积极致力于通过游说高层政治人物的方式影响国家移民政策。他认为最理想的人选就是时任移民局局长的拉美裔官员莱昂内尔·卡斯蒂略(Leonel Castillo)。在卡特宣布移民改革计划前后,博尼拉多次与卡斯蒂略联系“整个德州的墨西哥裔美国人都为你在移民局的重大决策中所扮演的角色感到骄傲……你应该有机会制定政策,以公正和人道地对待无证工人。”^④

① 钱皓《美国西裔移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14页。

② Katsuyuki Murata, “The Reshaping of Latino/Chicano Ethnicity through the Inclusion/Exclusion of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The Case of LULAC’s Ethno-Politics”, *American Studies International*, no. 2, June 2001.

③ Katsuyuki Murata, “The Reshaping of Latino/Chicano Ethnicity through the Inclusion/Exclusion of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The Case of LULAC’s Ethno-Politics”, *American Studies International*, no. 2, June 2001.

④ Katsuyuki Murata, “The Reshaping of Latino/Chicano Ethnicity through the Inclusion/Exclusion of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The Case of LULAC’s Ethno-Politics”, *American Studies International*, no. 2, June 2001.

里根总统入主白宫后,设立了外来移民和难民政策特别工作组,继续推进移民改革事宜。里根提出的移民改革方案包括赦免非法移民、增加外籍工人和合法移民数量,对雇佣非法移民者施行制裁。^①国会很快组织听证会商讨这个改革方案。1982年末,国会议员艾伦·辛普森和罗曼诺·马佐利先后两次联名提交有关移民改革的《辛普森—马佐利提案》(Simpson-Mazzoli Bill)。一系列移民改革方案的提出在美国国内引起了激烈辩论,同时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和1982年比索贬值等因素进一步加强了来自墨西哥移民的压力,让公众认为移民改革势在必行。

拉丁裔美国公民同盟一直关注移民改革问题,他们对待改革方案及条款持不同的态度。同盟主席博尼拉虽然承认《辛普森—马佐利提案》是对里根总统激进移民政策的改进,但是并不认为提案完全符合同盟的利益。然而博尼拉又担心反对移民改革方案有悖美国公众的民意,激起公众对拉美裔整体反感。因此,同盟尽可能给人留下他们不反对移民改革的印象,同时继续批评不认同的条款。在同盟看来“参议院的主要目的是控制和阻止人口流入这个国家”的说法是前后矛盾的,“当廉价劳动力的问题被提出来时,他们尽了一切努力来确保外国工人被允许入境,但不能以公民的身份留下来”^②。这种对墨西哥移民既大赦又排斥的行为会招致对整体墨西哥裔的歧视,让墨西哥裔的合法移民也无工可做。同盟在国会中积极进行院内游说活动,与1976年成立的国会拉丁议员团(CHC)密切联系,以此影响国会观点。

从1970年代开始,随着有关非法移民问题的提案大量增加,拉丁裔美国公民同盟通过院外游说、院内游说、联合其他族裔集团等多种方式影响国会的移民法案改革。同盟对非法移民态度的基本前提是维护同盟成员利益,因此拉丁裔美国公民同盟不同于多数拉丁裔集团,他们反对非法移民,支持政府严格限制移民和大规模驱赶非法移民的政策。^③在制裁雇主政策上,同盟持反对意见,与农场主利益集团、少数族裔集团和人权组织积极游说国会,导致该政策迟迟难以成为法律。在赦免政策上,同盟也持反对意见,认为这些政策均不能解决非法移民问题。同盟的不断反对,拖慢了立法进程。同时由于移民改革政策的支持派和反对派斗争激烈,导致国会不断寻求平衡,力图让立法结果体现两派意愿。^④虽然国会自1971年起就针对非法移民问题举行多次听证会,但是直到十五年后才出台《1986年移民改革与控制法》,这不仅说明族裔集团内部对移民政策改革存在严重分歧,也说明同盟的活动深刻影响了立法的进程。

1990年《移民法》通过后,历届政府的移民改革草案都因党派纷争等原因被搁置。特朗普上台后,试图重塑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一直没有通过全面改革立法的移民政策体系。^⑤他大规模搜捕和遣返拉美非法移民以及力推建设美墨“边境墙”的政策,引发了拉美裔的不满。拉丁裔美国公民同盟主席布伦特·威尔克斯(Brent Wilkes)在美国政治媒体发文《特朗普没有让美国更伟大和更安全》,批判特朗普的移民政策。特朗普将任何“有刑事犯罪嫌疑”的人囊括进驱逐范围会导致“没有重点”的驱逐,最终的后果是“那些纳税、努力工作、为我们的社会做出贡献的混合身份的移民家庭很快就会看到他们的家庭分裂”^⑥。同时,大幅增加边境巡逻和海关执法局特工数量,给予执法人员广泛的驱逐移民裁量权,只会让更多的人民陷入不安全的恐慌中,使暴力和突袭成为常

① 梁茂信《美国移民政策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77页。

② Katsuyuki Murata, *The Reshaping of Latino/Chicano Ethnicity through the Inclusion/Exclusion of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The Case of LULAC's Ethno-Politics*.

③ 唐慧云《美国非法移民立法改革与利益集团因素研究》,载《美国研究》2014年第3期。

④ 唐慧云《美国非法移民立法改革与利益集团因素研究》,载《美国研究》2014年第3期。

⑤ 赵建伟《阻力重重的体系重塑——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调整》,载《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9年第2期。

⑥ Brent Wilkes, *Trump's Not Making America Great Again or Safer*, <https://thehill.com/blogs/pundits-blog/immigration/321329-trumps-immigration-strategy-mean-more-raids-and-deportation/?platform=hootsuite>

态。特朗普的移民政策“不仅没有让我们更安全,反而让我们面临更多的危险”^①。除此之外,威尔克斯多次在公开场合毫不留情地批评特朗普:“他竭尽全力去做那些不符合国家利益、但在移民问题上对白人种族主义者有吸引力的事情。”^②

2020年,拜登和几名民主党人在竞选时为了争取拉美裔选票,承诺通过移民改革法案使1100万—1400万非法移民合法化。最终在拉美裔的支持下,他们在关键州赢得了国会席位。然而拜登上台后,却迟迟未能通过移民改革法案。2021年10月20日,同盟首席执行官辛迪·贝纳维德斯(Sindy Benavides)与拉美裔民权人士一起在国会山前召开记者会,敦促总统履行移民改革承诺。他们警告拜登和参议院民主党人要让数百万非法移民合法化,否则将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面临后果。贝纳维德斯说美国拉美裔公民密切关注他们在2020年选出议员的行动,“选民会记得有人敲门要求他们投票,而他们的第一个问题将是,你投票支持移民改革了吗?”^③

三、拉丁裔美国公民同盟的特点

(一) 实行同化策略

纵观拉丁裔美国公民同盟的历史发展,可以发现同化策略是同盟一以贯之的准则,“同化是一个相互渗透和融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个人和团体获得了其他个体或群体的记忆、情感以及态度,通过分享他们的经历与历史整合进入到一种共同的文化生活中去”^④。拉丁裔美国公民同盟的一位创始人曾表示,同盟的主要目的是作为一个“美国化项目”,是一个“将外国人美国化,使那些已经是公民的人成为更好的公民”的组织。^⑤同盟的同化策略表现在对美国的认同、对公民身份的认同以及对“墨西哥裔”标签的弱化上。

首先,同盟强化对美国的认同感。“国家赋予了公民政治权利和生活保障,同时也要求公民对国家的追随和忠诚”,^⑥对于已经取得美国国籍的同盟成员而言,对美国的认同在于对宪法和制度的认同。同盟仿照美国宪法制定同盟章程,将《美国》作为官方歌曲,英语作为官方语言,并将《乔治·华盛顿祈祷文》作为官方祈祷文。^⑦成立之初,同盟成员就要求宣誓“忠诚于美国政府,支持它的宪法和遵守它的法律……对美国错综复杂的美国制度完全忠诚”^⑧。在冷战时期,同盟以忠诚于美国的意识形态为武器,声称“不接受任何不以星条旗为标准的意识形态”,^⑨他们已经准备好与“破坏民主的基本原则和美国理想的共产主义宣传”进行战斗。^⑩

其次,同盟致力于提升公民身份。同盟成员宣布他们是“美利坚合众国忠诚的公民”^⑪。同盟

① Brent Wilkes, *Trump's Not Making America Great Again or Safer*, <https://thehill.com/blogs/pundits-blog/immigration/321329-trumps-immigration-strategy-mean-more-raids-and-deportation/?platform=hootsuite>

② Rafael Bernal, *Trump Frays Nerves on Both Sides of Immigration Fight*, <https://thehill.com/latino/328853-trump-frays-nerves-on-both-sides-of-immigration-fight/?platform=hootsuite>

③ Julian Resendiz, *Latino Voters Will Remember Inaction on Immigration Reform, Activists Warn Democrats*, <https://www.ketk.com/news/special-reports/border-report/latino-voters-will-remember-inaction-on-immigration-reform-activists-warn-democrats/>

④ Robert E. Park and Ernest W. Burgess,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 Chicago: the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21, p. 735.

⑤ Benjamin Marquez, *The Evolution of a Mexican American Political Organization: LULAC*, p. 28.

⑥ 赵志朋、肖克《跨界民族认同差异的来源——以美国墨西哥裔为对象的研究》,载《国际论坛》2017年11月。

⑦ J. T. Canales, “Get Acquainted”, *LULAC News* 2, no. 3, November 1932.

⑧ Benjamin Marquez, “The Politics of Race and Assimilation: The League of United Latin American Citizens 1929—1940”,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42, Jun 1989.

⑨ Salinas, Ezequiel D., “Our Americanism”, *LULAC News* 6, no. 7, July 1939.

⑩ M. C. Gonzales, “The Aim of LULAC”, *LULAC News* 1, no. 8, March 1932.

⑪ Garza D. Edward, *1951 LULAC: League of United Latin American Citizens*, p. 42.

的很多成员在移民美国后,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新的国家取得成功。基于个人经验,他们当然认为美国的制度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平等包容的。与改良现有制度相比,他们更愿意通过自我奋斗实现社会认可。同盟鼓励墨西哥裔美国人积极向白人证明他们作为美国公民的价值,建议墨西哥裔父母教育孩子“在一切事情上争做第一”。^①同盟完全相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法则,坚信市场会给予任何种族有才华的人、诚实和努力工作的人丰厚的回报。同盟希望墨西哥裔可以通过努力奋斗提高社会地位。即使在大萧条最为严重的时候,拉丁裔美国公民同盟也没有呼吁扩大国家福利或给公众提供援助。

第三,弱化“墨西哥裔”标签。同盟认为墨西哥裔美国人应该放弃任何回到墨西哥或创建单独的种族飞地的想法,“仅仅因为我们是墨西哥血统,就意味着我们有两个国家吗?”^②那些居住在美国的墨西哥公民或仍然效忠墨西哥的墨裔美国人应该住在墨西哥,“我们被那些仍然忠于墨西哥的人称为叛徒和反墨西哥人,作为回报,我们称他们为游客”^③。同盟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阿朗佐·佩拉莱斯认为“墨西哥裔美国人的倾向是美国化的,墨西哥公民倾向于墨西哥化,墨西哥公民并不打算美国化”^④。20世纪50年代,甚至在同盟内部有人提议将“拉丁”一词从组织的名字中删除。

拉丁裔美国公民同盟之所以积极推动同化策略,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完全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才标志着墨西哥裔的真正成功。他们完全接受主流社会中盎格鲁-撒克逊裔主张的价值观和成功条件:拥有美国国籍、良好的英语技能、富裕的经济生活以及获得是“白人”的认同。这些因素必须同时存在,但最重要的却是最后一点,因为成功的白人中产阶级身份意味着他们被美国社会完全同化并认可。同盟希望墨西哥裔通过努力能够像白人移民一样在经济上被同化,并最终被美国社会完全接受。同盟希望通过加强墨西哥裔对美国的贡献,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可。同盟各州理事会广泛参与社区活动,同盟的常规议程还包括慈善项目和援助社区项目等。然而,对于整体墨西哥裔来说,他们的努力依然只换来从属的地位。

(二) 坚持保守主义政治立场

长期以来,拉丁裔美国公民同盟通过调查研究、撰写报告、法律诉讼等手段致力于提升墨西哥裔的社会地位。随着20世纪60年代美国激进主义民权运动的兴起,同盟一方面站在墨西哥裔激进民权运动——“奇卡诺运动”(Chicano)的对立面,与奇卡诺分子斗争;一方面与黑人激进民权运动划清界限。在激进主义浪潮的映衬之下,同盟保守主义的政治立场与斗争方式愈发凸显。

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运动风起云涌,黑人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和黑人种族主义的痛斥激起美籍墨西哥人的共鸣。1968年,美国墨西哥人爆发了反对种族歧视,争取墨西哥民族自由、平等权利的“奇卡诺运动”。“奇卡诺运动”的主要参与者是青年学生和美国的底层墨西哥人,虽然他们的诉求也包括争取教育平等、反对种族隔离与歧视,但与拉丁裔美国公民同盟完全不同的是,他们不承认美国文化和社会与他们之间的关联,否定美国化运动和同化运动,大声疾呼他们是“棕色人种,而不是白人”。^⑤奇卡诺运动采取激进的政治表达方式,如学校罢课、工厂罢工、大规模示威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的暴力行为。在激进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行动下,奇卡诺分子寻求彻底

^① Benjamin Marquez, “The Politics of Race and Assimilation: The League of United Latin American Citizens 1929—1940”,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42, 1989, p. 363.

^② Benjamin Marquez, *The Evolution of a Mexican American Political Organization: LULAC*, p. 30.

^③ Taylor S. Paul, *An American Mexican Frontie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34, p. 316.

^④ Benjamin Marquez, *The Politics of Race and Assimilation: The League of United Latin American Citizens 1929—1940*.

^⑤ 钱皓《美国20世纪60年代“奇卡诺运动”探微》载《世界民族》2001年第3期。

的社会变革,“这些团体认为,独立的墨西哥裔美国人政治团体取代政治实体是必要的,如民主党和共和党机器”^①。

在激进民权运动的浪潮下,态度温和做法保守的拉丁裔美国公民同盟受到奇卡诺分子的尖锐批判。奇卡诺分子指控同盟忘记了对自己的人民、政府和社会负有责任,^②只关注会影响到中产阶级选民的歧视问题,对移民农场工人等底层墨西哥裔的政治权利、教育水平和经济福利漠不关心。^③他们讽刺道“拉丁裔美国公民同盟已经丧失了代表墨西哥人的领导地位。他们没有培养出实干家,而是继续沿袭提供小额的奖学金,举办筹集资金的舞会。”^④奇卡诺分子谴责同盟成员是机会主义者,指责当时同盟的领导人埃雷拉和阿尔弗雷德·埃尔南德斯(Alfred Hernández)等人受惠于当权派。^⑤

奇卡诺分子的批评直指拉丁裔美国公民同盟保守的政治立场与政治行动。同盟与奇卡诺分子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斗争,争夺在墨西哥裔群体内的领导权。同盟首先坚决反对奇卡诺组织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情绪和鼓吹的分离主义要求,反对他们拒绝接受社会同化的目标。^⑥进而,他们猛烈抨击“暴力和危险”的奇卡诺团体,“我们会被其他更激进的组织称为保守组织,这是合情合理的,但记录表明,我们为我们的人民做得比所有其他组织加起来都多”^⑦。最后,同盟再次重申其长久以来坚持的同化立场“相信国家的安全需要各种族和民族之间的相互合作和理解”^⑧。

虽然同盟与奇卡诺组织之间爆发了激烈的论战,但是奇卡诺运动的激进主义还是在同盟内部掀起了涟漪。时任同盟主席埃尔南德斯倡议同盟应发挥更积极的政治作用,“虽然我不能宽恕暴力,但我们也应该诉诸游行、静坐和示威”^⑨。埃尔南德斯公开批评得克萨斯州的社会不公以及约翰逊总统社会项目中对墨西哥裔美国社区的忽视,他呼吁同盟更多地参与墨西哥裔面临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埃尔南德斯亲自参加了1966年的联合农场工人游行,他带领50名墨裔工人代表罢工抗议,认为联邦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对解决墨西哥裔就业问题缺乏承诺,要求总统接见工人代表。^⑩

埃尔南德斯的激进做法引起了同盟内部保守派的反对和压制。保守派指责埃尔南德斯的行为并未经过授权,同时他将同盟“转变成一个政治组织”^⑪。保守派呼吁同盟成员团结一致,避免公开示威和党派政治,“同盟不能脱离它的服务或公民角色……我们继续在同盟内以无宗派、无党派的方式进行服务”^⑫。在1966年的同盟全国大会上,同盟全体成员再次声明“同盟本身将保持非政治性、非宗派和无党派”^⑬,这表明经历了激进主义的冲击,同盟依然捍卫保守立场。在这次大会后,同盟政治上的激进主义逐渐减弱直至销声匿迹。

① Muñoz Carlos, *Youth Identity, Power: The Chicano Movement*, London: Verso Press, 1989.

② De Leon Arnoldo, *Ethnicity in the Sunbelt: A History of Mexican Americans in Houston*, Houston: University of Houston, pp. 164—165.

③ Chandler Charles Ray, *The Mexican-American Protest Movement in Texas*,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Tulane University, 1968.

④ De Leon Arnoldo, *Ethnicity in the Sunbelt: A History of Mexican Americans in Houston*, p. 177.

⑤ De Leon Arnoldo, *Ethnicity in the Sunbelt: A History of Mexican Americans in Houston*, p. 176.

⑥ Flores Willy, “LULAC—Past, Present and Future”, *LULAC News* 15, no. 9, 1964.

⑦ Paul Garza, “President’s Message”, *LULAC News* 33, no. 1, 1970.

⑧ Paul Garza, “President’s Message”, *LULAC News* 33, no. 1, 1970.

⑨ Benjamin Marquez, *The Evolution of a Mexican American Political Organization: LULAC*, p. 60.

⑩ Benjamin Marquez, *The Evolution of a Mexican American Political Organization: LULAC*, p. 60.

⑪ Cruz Tony, “Let’s Leave Politics to Politicians”, *LULAC News* 33, no. 6, 1969.

⑫ Cruz Tony, “Let’s Leave Politics to Politicians”, *LULAC News* 33, no. 6, 1969.

⑬ Benjamin Marquez, *The Evolution of a Mexican American Political Organization: LULAC*, p. 70.

拉丁裔美国公民同盟的保守立场还表现在对黑人民权运动采取避之不及的态度。这首先源于他们自视为“白人”，因此与黑人有着本质区别。同盟反对任何将墨西哥裔归为有色人种的划分，认为墨西哥裔不是亚洲人或印第安人，更不等同于黑人，“种族”这个词用来“区分黑人(或有色人种)和白人”。^①他们认为黑人比墨西哥裔在社会上更受压迫，受到的歧视也更强烈，因此同盟要避免与黑人接触。在社会运动上，他们避免与黑人结成政治同盟，因为与黑人联合起来对抗种族主义将是徒劳和适得其反的。^②如果墨西哥裔的民权斗争与黑人的民权斗争区分起来，墨西哥裔的境况会更好。

同盟坚持保守主义的政治立场显然是对其维护的两个基本原则的坚守。首先是坚持维护美国宪法。同盟认为只要美国公民在宪法内履行其义务，就可以要求宪法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因此，虽然同盟与激进主义者同样以反对种族主义、保护墨西哥裔的合法利益为目标，但是他们并不寻求违反宪法的“一切可能的方式”，而是诉诸选民登记、请愿、公共关系运动等社会认可的途径。^③其次，同盟力求维护其“非政治组织”的性质。同盟虽然鼓励墨西哥裔进行政治参与，却又跟个人的政治行为划清界限，认为政治参与是个人的选择，“成员将参加地方、州和国家的选举，但是作为公民而不是一个政治俱乐部”^④。同盟竭力证明自己是一个不会参与选票贩卖或任何其他党派事务的“非政治组织”。^⑤

(三) 代表墨西哥裔精英阶层

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墨西哥裔中产阶级对底层墨西哥移民并不认同，也不愿意在公共领域跟他们扯上关系。墨西哥裔族群自身的分化体现在“共同行动的缺乏、群体凝聚力的有限以及数量稀少的能向盎格鲁-撒克逊裔所主宰的社会进行申诉的领袖”^⑥，然而伴随1929年大危机和移民法案的出台，美国国内兴起了普遍对墨西哥裔的敌视，才让墨西哥裔中产阶级意识到，不管是有合法地位的墨西哥人，还是墨西哥非法移民，在盎格鲁-撒克逊裔美国人眼中都是墨西哥裔。正如社会学家约瑟夫·布劳在自己书中所指出的“民族迫害的结果之一是民族团结得到加强。”^⑦墨西哥人早期族性意识的觉醒与其遭受的迫害与歧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对墨西哥裔普遍歧视的背景下成立的拉丁裔美国公民同盟，最初就背负着双重使命，既要使墨西哥裔整体免受歧视，更要稳固住墨西哥裔美国公民的社会地位。对拉丁裔美国公民同盟而言，双重使命并非同等重要，后者是其最重要的目标，很大程度上前者是为后者服务。同盟一位创始人曾说“在20世纪20、30年代的移民潮之前，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老得克萨斯人和拉丁美洲血统的老得克萨斯人之间从来没有任何区别。”^⑧显然，在底层新移民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同盟甚至更认同盎格鲁-撒克逊人。而当盎格鲁-撒克逊人举起排斥墨西哥裔的大棒时，同盟又意识到自己与新移民同样的社会处境。在共同的境遇下，这些墨西哥裔中产阶级成立拉丁裔美国公民同盟并且提议发起运动“鼓励我们的美国同胞或其他种族，减少犯罪并尊重法律”^⑨。

同盟对待20世纪70年代以来历次移民改革提案的态度更是体现出维护其精英阶层利益的本

① Benjamin Marquez, *The Evolution of a Mexican American Political Organization: LULAC*, p. 31.

② Keefe E. Susan and Amado M. Padilla, *Chicano Ethnicity*,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87.

③ Keefe E. Susan and Amado M. Padilla, *Chicano Ethnicity*,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87.

④ Benjamin Marquez, *The Evolution of a Mexican American Political Organization: LULAC*, p. 80.

⑤ Giron T. G. "The League of United Latin American Citizens", *LULAC News* 2, no. 7, February 1933.

⑥ 周维贵《美国60年代奇卡诺运动的缘起及主要诉求》载《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6年6月。

⑦ Joseph L. Blau, *Social Theories of Democracy*, Minneapolis: Liberal Arts Press, 1954, p. 81.

⑧ Hernandez Andres, "In Relation to Our Civil Liberties", *LULAC News* 5, no. 5, August 1938.

⑨ Gonzales M. C., "The Aim of LULAC", *LULAC News* 1, no. 8 March 1932.

质。从1971年的罗迪诺提案开始,美国的移民改革提案中都含有制裁非法移民和雇主的条款,这也激起了拉丁裔美国公民同盟不断的反抗。1971年时任同盟主席的阿尔伯特·阿门达里斯(Albert Armendáriz)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发言时指出“我们这里所有的非法移民,都在与这个国家的少数民族不公平做抗争。当然,墨西哥裔美国人也在与墨西哥人竞争……我要说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要小心它所阐明的内容,以免它成为压迫那些有权在这里生活和工作的工具。”阿门达里斯显然并不反对对非法移民的制裁,因为“他们与少数民族不公平抗争”,他只是担心对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不加区分的对待,害怕美国政府压迫“有权在这里生活和工作的”,泾渭分明地指出“墨西哥裔美国人与墨西哥人”本质不同。

卡特的移民改革提案中,除了包含雇主制裁条款外,更是增加了对美国境内非法移民的赦免条款,这进一步刺激了同盟维护其“合法”身份的敏感神经。同盟认为这些条款模糊了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的边界,让合法移民的权益不再受到保护,甚至会招致跟非法移民同样的惩罚和歧视。同盟主席博尼拉不断游说移民局局长卡斯蒂略对改革提案进行修改,不过卡斯蒂略却坚持卡特的移民改革计划是用“公平、人道、合理的方式来解决高度敏感的移民问题”。博尼拉和卡斯蒂略的分歧很大程度上源于两人对非法移民问题的不同定义。作为移民局局长的卡斯蒂略,他的主要目标是减少非法移民的数量,非法移民的大量存在是国家的顽疾,而卡特的移民改革计划至少可以减少美国社会中“不守法的人”的数量。而对于同盟主席博拉尼来说,“非法移民问题”会威胁包括拉美裔精英在内的所有“拉美裔公民”利益,因为卡特的移民改革计划并没有区分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的身份,而是将他们作为“拉美裔”整体对待,这会让人们把讲西班牙语的人与非法和犯罪形象联系起来。从做法上看,卡斯蒂略致力于如何让非法移民获得合法居民的身份。而博尼拉认为应该提升合法移民的地位。总而言之,他们一个想要减少非法移民的数量,一个想要提升墨西哥裔的形象。

里根总统时期,移民改革问题成了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同盟担心其长久以来的反对立场会招致其他族裔对墨西哥裔的普遍敌意,认为是墨西哥裔阻碍了移民法案的出台。为了维护墨裔精英阶层的形象,同盟一方面公开表示支持移民改革,一方面进行院内游说,希望促成有利于自己的移民改革方案。不过同盟所依托的墨裔精英群体始终对移民改革问题莫衷一是。博尼拉和卡斯蒂略的分歧以及国会拉丁议员团的分歧,可见在高层政治中都没能对移民改革问题达成一致。根本而言,拉丁裔美国公民同盟代表墨西哥裔中产阶级的利益,激发他们反对移民改革的原因在于雇主制裁条款会威胁他们的群体利益。而在抗争移民政策的过程中,当他们发现抗争本身会招来对拉美裔更大的愤怒与恶意时,他们选择了退缩。《1986年移民改革与控制法》通过后一个月,同盟的全国主席奥斯卡·莫兰(Oskar Moran)对同盟成员说“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支持美国的法律,并且将这个法案产生的影响最小化。”同盟对政治采取谨慎和保守立场的一个原因正是“拉丁裔美国公民同盟仍然有效地代表着不断壮大的墨西哥裔美国中产阶级,而且对与他们有关的问题更感兴趣。”^①

四、拉丁裔美国公民同盟的存在问题

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拉丁裔美国公民同盟在墨裔美国人事务中始终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在美国西南地区种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时候,是这群墨西哥裔精英人士成立了同盟,举起反对种族歧

^① Benjamin Marquez, *The Evolution of a Mexican American Political Organization: LULAC*, p. 68.

视、为墨西哥裔平等权利而斗争的大旗,担当了墨西哥裔民权运动的先锋。历任美国总统都十分重视拉丁裔美国公民同盟的力量,肯尼迪总统遇刺前一天还在同盟做演讲。时至今日,同盟的领导人依然被视为研究墨西哥裔美国政治的专家,经常接受媒体的采访,就拉丁美洲事务发表评论。然而,从同盟活动的成果来看,墨西哥裔在美国社会的生存状况依然未得到明显改善。

首先,墨西哥裔的归化率依然很低。受制于语言、教育、就业和收入水平的影响,美国墨西哥人融入主流社会和文化一直面临很大的挑战。^①据2010年的调查显示,有2600万美国人在家里说西班牙语,墨西哥移民中85%以上的家庭认为子女应接受西班牙语教育。^②作为民族融合的重要指标,归化、跨族通婚和民族认同可反映出一个群体融入美国社会的程度,但墨西哥移民在这三方面的指数明显低于其他族裔。^③墨裔美国人的归化率至今仍极其低下,大多数人徘徊在主流社会之外。在洛杉矶和圣安东尼奥分别有75%和79%的墨裔美国人认为政治“太复杂”,必须尽可能避免。^④

其次,墨西哥裔依然饱受歧视。虽然经过一系列社会运动,有关种族歧视的政策已在美国的法律中销声匿迹。但事实是,种族歧视从未在美国社会中消失,而是以一种更为隐蔽和间接的形式存在。美国社会学家弗罗姆和科威尔分别指出,社会对种族的压迫一旦形成,会不自觉地在人们大脑中形成一种固定的偏见。^⑤对美国主流社会而言,墨西哥裔代表懒惰、轻率、不守法和生育率高。即使墨西哥裔获得较高的教育水平和经济地位,他们依然无法打破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一旦墨西哥裔出现在被认为不该出现的阶层和地位,美国的主流社会就会在行动上选择疏离这个群体。^⑥

存在上述问题的原因很多,除了美国政府对待墨西哥移民缺乏稳定持久的政策外,同盟本身在族群参与、政策主张、活动方式等方面仍然存在着明显的问题。

首先,墨西哥裔移民对同盟组织的参与度不高。由于在成立之初同盟将其成员定位在墨西哥裔中产阶级及精英人士上,导致同盟成员人数一直不多,在注册人数最少的1972年,同盟只有1000名成员。^⑦同时,墨西哥裔移民内部差异巨大。一个社会学家团体曾对南得克萨斯州的墨西哥裔美国人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就业竞争被认为是无证移民带来的最重要问题……文化亲属关系已被经济竞争之间的紧张关系取代”^⑧。这反映出墨西哥裔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在就业问题上的激烈竞争冲淡了他们共同的文化联结。

合法移民内部不同层次之间也有差异。美国人口学家布·罗贝(Bryant Robey)说“美国人习惯于把西语裔说成是一个民族群体,但西语裔内部的差别使他们很难在思想和行动上取得一致。能代表美国西语裔讲话的全国领袖比能代表美国黑人讲话的全国领袖更难找。”^⑨墨西哥裔各个阶层都成立自己的政治团体发出声音,可各政治团体却拒绝实现大联合。内部的不统一让代表精英阶层的拉丁裔美国公民同盟很难统一墨西哥裔的思想和行动,也面临其他墨西哥裔美国人组织的

① 史书丞《试论美国对墨西哥移民政策的钟摆化》,载《世界民族》2020年第1期。

② 史书丞《试论美国对墨西哥移民政策的钟摆化》,载《世界民族》2020年第1期。

③ 黄力之《多元文化主义的悖论——对亨廷顿理论的再评价》,载《哲学研究》2003年第9期。

④ Grbler Joan and Ralph Guzman, *The Mexican American People: The Nation's Second Largest Minori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73, p. 542.

⑤ 史书丞《试论美国对墨西哥移民政策的钟摆化》,载《世界民族》2020年第1期。

⑥ 史书丞《试论美国对墨西哥移民政策的钟摆化》,载《世界民族》2020年第1期。

⑦ Erin Blakemore, “The Brutal History of Anti-Latino Discrimination in America”, <https://www.history.com/news/the-brutal-history-of-anti-latino-discrimination-in-america>

⑧ Benjamin Marquez, *The Evolution of a Mexican American Political Organization: LULAC*, p. 26.

⑨ (美)布·罗贝著,董天民、韩宝成译《美国人民:从人口学角度看美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166页。

强烈竞争。

为了扩大在墨西哥裔中的影响力,同盟广泛吸收墨西哥裔成员及志愿者。2022年,同盟的会员人数达到13.2万人。^①此外,同盟还有13.5万名社区志愿者、1000个地方委员会和60个社区技术中心。^②即便如此,同盟的成员人数与庞大的墨西哥裔移民人数相比依然是少之又少。较低的族群参与度制约了同盟影响力的发挥。

其次,同盟的政策主张具有一定的摇摆性。拉丁裔美国公民同盟的政策主张深受美国移民政策的影响。美国对待墨西哥裔的移民政策并不以尊重和融合墨西哥裔为目的,而是将墨西哥裔移民作为解决美国国内劳动力问题、转嫁美国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的发泄口。从美国对墨西哥裔移民政策的发展轨迹中,不难看出每当美国国内经济繁荣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时,就对墨裔移民大开国门,反之则重拳打击墨裔移民。而每当美国的移民政策宽松时,同盟更多表现出维护精英利益,并与底层墨西哥裔划清界限;美国重拳打击墨裔移民时,同盟又与所有墨西哥裔站在一起抵抗美国的移民政策。

同盟政策主张的摇摆性也与成员的增多及成分复杂化有关。同盟的一位领导人说“随着时间推移,同盟的意识形态会发生一些变化。我们过去要求会员必须有美国国籍,现在不要求了。”^③这让同盟在一些问题上的立场发生变化。例如20世纪80年代移民改革时同盟反对将非法移民合法化,而2003年同盟则呼吁将居住在美国的400万墨西哥非法移民合法化。同盟政策的摇摆并未改变其他墨西哥群体对它的刻板印象,批评者们依然认为同盟是现状的守护者而不是变革者。对精英阶层而言,同盟政策的摇摆性冲击了他们对同盟的信任感和忠诚感。

第三,同盟的运行机制及活动方式也存在问题。族裔性非政府组织能否有效地发挥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向政府和国会进行集中游说的能力。拉丁裔美国公民同盟坚持保守主义立场和斗争方式,将其战场放在法庭和投票箱,选择远离政治、突出“非政府”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其功能的发挥。在美国选举政治、金钱政治的背景下,许多族裔性群体都选择通过政治捐献实现利益诉求。例如古巴裔非政府组织古美基金会经常通过资助国会议员、在总统竞选中两边下注的手段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拉丁裔美国公民同盟很少进行政治捐献,他们更多地将钱款直接用于改善墨西哥裔的教育、生活条件上。

虽然同盟历史悠久,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同盟并未形成有效的游说机制。在重要政策的制定中更多依赖于同盟领导人与美国政治高层的私人关系。例如在几次涉及移民法案改革的讨论中,同盟领导人虽然可以利用私交获得高层对同盟观点的重视、延缓改革法案出台进程,但是却对结果没有任何实质性影响。相较而言,拉美裔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La Raza)^④比同盟成立晚近四十年,却发展迅速,原因就在于他们成立不久就在华盛顿建立了全国中心,将工作的重点放在与国家高层建立密切关系上。直到1998年,同盟才在华盛顿设立了全国办公室作为游说机构。

拉丁裔美国公民同盟站在美国主流社会与墨裔移民之间,本该充当两者的纽带,但现实却是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面对墨西哥裔复杂的构成情况,他们只代表了精英利益,只有在美国政策触动墨裔整体利益时,才选择与其他墨西哥裔团体联合起来斗争。他们保守主义的斗争方式更是饱受

①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eague_of_United_Latin_American_Citizens

② Erin Blakemore, “The Brutal History of Anti-Latino Discrimination in America”, <https://www.history.com/news/the-brutal-history-of-anti-latino-discrimination-in-america>

③ Deirdre Martinez, *Interest Group Goal Formation: The Response to Charter Schools by NCLR AND LULAC*,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06.

④ 拉美裔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La Raza)成立于1968年,2017年更名为 Unidos US。

诟病,甚至连内部成员也对其作用产生怀疑“当人们问我们为什么 50 多年来一直活跃,我不知道。当一个组织几乎什么都不做的时候,它可能会蹒跚前行很长一段时间”^①。在面对美国政府的移民政策时,同盟的斗争手段更显得软弱无力。虽然同盟也努力保持与政府的良好关系,积极进行政治游说,但是其行动力还缺乏效果。伴随墨西哥裔在美国社会的标签日益固化,越来越多的底层移民不断涌入美国,同盟想要让墨西哥裔融合进美国主流社会的目标变得愈发困难。

五、结 语

族裔性非政府组织能否充分地发挥作用取决于内部机制的有效健全、取决于族裔群体的广泛参与、取决于政府政策的有力支持、更取决于是否有一个公平民主的社会为其提供实现诉求的土壤。在种族关系撕裂的社会中,族裔性非政府组织只能在族群与政府间保持危险的平衡。寻求政府的支持,只能与本族群渐行渐远;为族群多数发声,又会站在政府的对立面,让自己陷入更为困顿的窘境。在种族制度固化的国度里,为民主而生的族裔性非政府组织政治空间愈发狭小。他们获得的族群精英的平等不过是对种族固化的粉饰与掩盖,实现族群的整体平等终将是虚无缥缈的“美国梦”。

Abstract The League of United Latin American Citizens (LULAC) is one of the oldest and most important Latino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whose purpose is to protect the equal rights granted to American citizens of Mexican descent by the US Constitution. The League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education level of Mexican Americans, fighting against racial segregation and discrimination, and influencing the immigration policy of the US government towards Mexicans. In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the League has also formed a number of characteristics, namely, adopting an assimilation strategy, adhering to conservative political stance, and represent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elite Mexican Americans. The lack of coherent policy towards Mexican immigrants by 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serious internal divisions among Mexican Americans have also put the assimilation strategy pursued by the League in dilemma.

(胡晔, 讲师,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北京, 100081)

(责任编辑: 邓颖洁)

^① Benjamin Marquez, *The Evolution of a Mexican American Political Organization: LULAC*, p. 82.